

1902–1976

譜出動人的色彩樂章

廖繼春  
Chi-Chun Liao



畫畫時的廖繼春專注而忘我 © 廖達文提供



在台灣畫壇中，畫家廖繼春不論畫藝、美術教育或是為人處世，都是掌聲最多的一位。他出身貧寒，卻不為困境所屈服，反而設法突破重重難關，走出自己的一片天。一位個性溫和、與世無爭的畫家，不僅繪畫成就備受肯定，並且待人與教學，普遍受到同事與學生的激賞，這很不容易，他是如何辦到的呢？廖繼春倒吃甘蔗般的人生，值得大家借鏡與學習。

### 賣油條來畫畫的小孩

傍晚夕陽餘暉中，巷弄間閃出一個長長的身影，「油條、賣油條、酥又香的油條…」的叫賣聲，劃破略顯安靜的小巷。那長長的身影，原來是個年約十歲的大小孩與背上背的兩歲多的小小孩，大小孩名叫廖繼春，兩年前因母親生病過世，沒人照料，只好寄養在已婚的大哥家。看到大哥與大嫂每天忙進忙出，為養活一家好幾口，還得供他和二哥上學，真的很辛苦，懂事的他只能在放學後，儘量幫忙分擔一些打柴、割燭蚊草與照顧大哥小孩的家事。他穿著一身用麵粉袋縫製、到處是補釘的衣服，再加上因背負姪兒，褲上常留下被尿濕的痕跡，這一切都成了鄰童的笑柄。他雖然心裡難過，但沒太在意，因為他發現了一件既好玩又有趣的的事 — 畫畫，畫畫的時候，他可以忘記許多難過與不愉快，也可以畫出自己的想望。



今天，一放學回家，他背起姪兒，拿了竹籃，馬上出家門去補「油條」貨，希望晚餐前能夠賣完十二根油條，這樣就可賺到兩分錢，明天一早，再用這些錢去買兩枝鉛筆，然後，將已故父親留下的舊帳簿中撕下的空白紙頁當畫紙，他的畫工具就不成問題了。

據廖繼春的回憶，他的繪畫啓蒙人是母親廖江娥女士。1902年，廖繼春誕生在台中縣豐原鎮的圳寮，父親務農，排行老么的廖繼春，從小跟在母親身旁，看著擅長女紅的母親替鄰家婦女繪製各種繡花鞋面的圖案以補貼家計，小小心靈深受感染，美術種子就此開始萌芽。

## 為愛赴日留學



1916年，廖繼春以優異成績從公學校畢業，再進同校高等科就讀，高等科畢業後，好學、上進的他，很想繼續升學，可是礙於家境貧寒，學校師長了解他的狀況後，鼓勵他報考公費的台北師範學校，因為一旦考上，不但享有學費全免、每年供應兩套制服，每個月還發放五十分錢的公費零用，不必伸手向家裡要錢。

勢在必得的廖繼春，發憤準備，不負所望於1918年如願考上。從小愛畫畫的他，入學後樂於見到學校課表上，排了一堂鉛筆圖畫課，聽學長說還會有油畫課，他相當好奇，就逕自購買油漆塗料，將之塗繪在硬紙板上，這就是他最初的「油畫」作品。同時，他也報名參加日本的函授西畫班，郵購每月自日本寄來的美術印刷品，從中汲取相關知識與常識，並將繪製在硬紙板上的作品寄到日本，請函授學校的老師修改與指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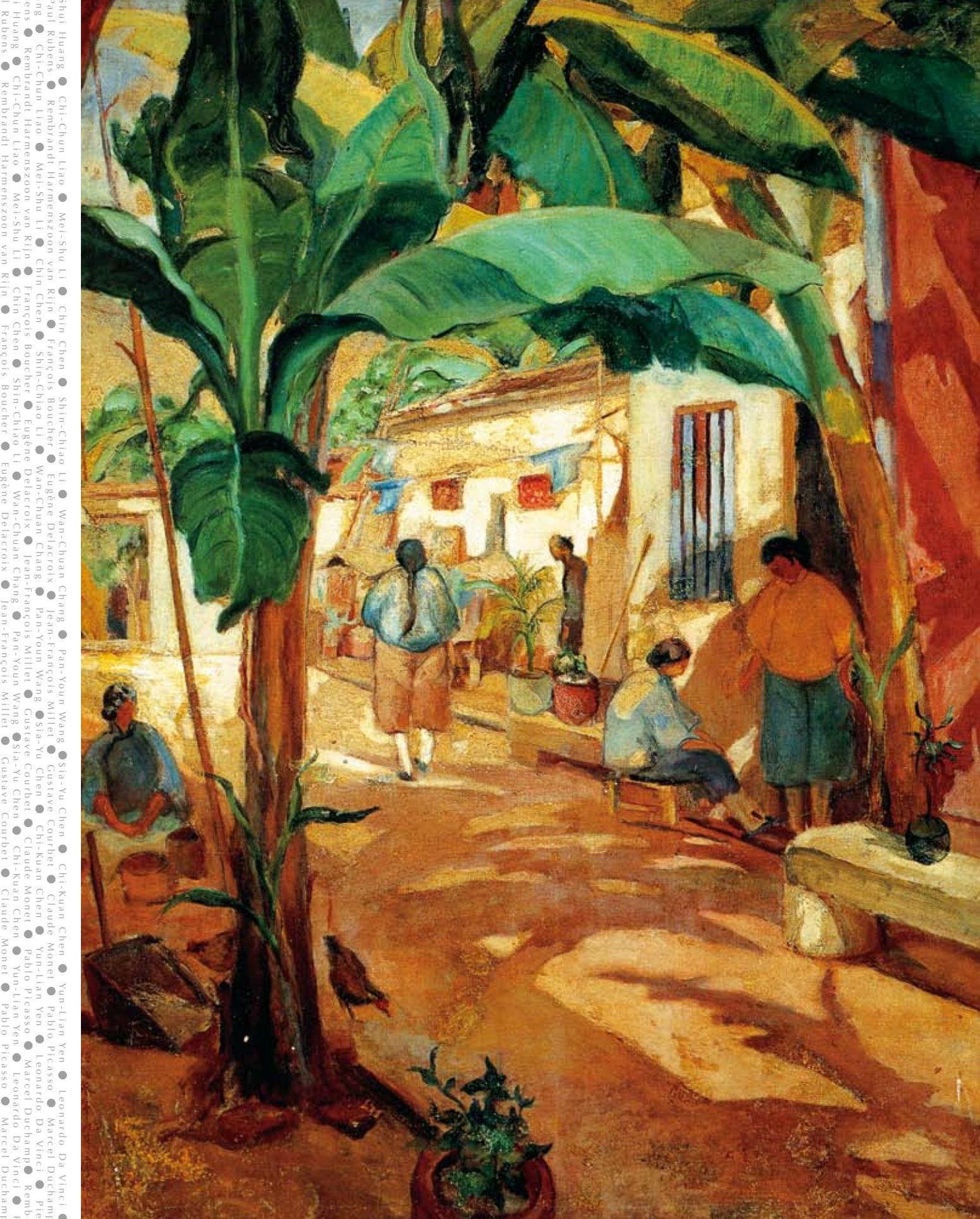




升上二年級時，有一天他閒來無事，走出宿舍，來到新公園（今二二八紀念公園），巧遇一名來台度假的日本學生正在公園內寫生，畫架旁擺放著五顏六色的油畫顏料和畫筆，親眼見到後，他才恍然大悟什麼是真正的油彩顏料和畫具，自己好渴望也能擁有，但經多方打聽，才知不僅價錢不低，還需託人從日本購買。由於學校按月發放的公費實在不多，他沒多餘的錢可購買。他利用課餘到農家幫忙農事賺取工資，省吃儉用幾個月後，總算有一筆積蓄，並趕在三年級未開學前，託人從日本買回一箱油畫畫材，還有一本油畫創作入門的講義，開始正式學習油畫，自此以後，終其一生不曾放下手中的畫筆。

1922 年，從師範學校畢業的廖繼春，被分發到母校 — 豐原公學校任教。同年，他與暗戀多年的鄰家女孩林瓊仙訂婚，這段頗富戲劇性的婚姻，對廖繼春往後人生，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原來林瓊仙是豐原著名富紳的女兒，全家熱心公益，貧窮的廖家只是林家的接濟對象之一，因為門不當戶不對，自少年時代就對林家大小姐充滿好感的廖繼春，只能愛慕在心口難開，但師範畢業後，他鼓足勇氣，請人到林家說媒，林大小姐的反應是「餓狗想吃豬肝骨」，斷然拒絕他，據說廖繼春為此得了相思病，臥床不起。由於林家是虔誠的基督教徒，而當時流傳一句話：「富人若不行善事，想升天堂比駱駝進針孔還難。」本著基督徒的慈悲為懷與廖繼春對自己的一往情深，林瓊仙終於答應這門親事，但附帶條件是廖繼春必須東渡日本深造，學成回台後才願與他成親。

因為妻子的「美意」，貧寒出身的廖繼春，命運得以大翻轉，在 1924 年踏上赴日學畫之路。與廖繼春訂婚後，林瓊仙先拿出自己的私房錢，幫他訂購了昂貴的二等甲艙船票（相當於廖繼春當時任職小學的兩個月薪水），讓患有氣喘宿疾的





廖繼春，能夠安適地抵達日本，參加考試。並且，在廖繼春就讀東京美校圖畫師範科在學期間，她按月匯寄自己任教的薪水給廖繼春，三年從未間斷，讓廖繼春在日本可以專心學畫而無後顧之憂。就連廖繼春學成返台發展後，她對先生的照顧與支持依然如故。對廖繼春而言，林瓊仙不僅是他生命中的貴人，也是最理想的藝術牽手。

### 超人氣的畫家與老師

1927年，東京美校畢業自日返台的廖繼春，曾先後多次得到台展特選與帝展入選的榮耀。畫家身分外，廖繼春是個不折不扣的美術老師，他從小學、中學，教到師範學校、專科、大學，一生中整整有五十年的歲月，全獻給台灣的美術教育，其中在省立師範學院圖畫美勞科（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前身），任教時間更長達三十年，因此，培育過無數的美術人才。

畫家吳炫三在〈我的老師廖繼春先生〉一文中，曾提及：「許多年前的一個午後，廖繼春先生在和平東路的畫室作畫時，突然雷雨交加，大顆的雨珠從天花板左上方的小窗噴進來，正好打在他眼鏡上，他隨手用抹顏料的布，擦去鏡片上的水漬。廖師母從街上回來，看見他兩片眼鏡染成了七彩，不禁大叫一聲：『你怎麼連關窗都不會啊！』這一件小事說明了廖老師對於工作的專注態度。他一生當中，除了臥病時間以外，可以說沒有放下過畫筆，他的生活就是藝術，藝術就是他的生活。」

廖繼春 1976 年因肺氣腫病逝，享年七十五歲，與他共事三十多年的已故前輩畫家李石樵談到他時，也曾表示：「這個人性情很溫和，很少看到他和同事爭執，即使別人的意見與他的不相同時，他仍舊靜靜的坐著，聽別人長篇大論。」

版畫家廖修平提及當年回台推廣版畫時，許多年輕畫家都



花 1960 油畫 72×61cm ©廖述文提供

到他的工作室作版畫，他說：「真沒想到，廖老師居然也興致勃勃地來參加，他根本不顧慮自己在藝壇已有的名望與地位，也和大夥一起重新學起，而且他還表示親自動手之後，才發現許多未曾試過的創作方式，往往也有很多料想不到的樂趣。」

個性木訥、不會花言巧語的廖繼春，上課很少談理論，畫家陳景容說：「廖老師在師大教我們的時候，從來不會罵我們，我們每一張畫讓老師批評的時候，他都說：『這張畫畫得很有趣。』那張也說很有趣，我們的畫到底說好說壞，回來之後就會慢慢想慢慢想，所以也影響我們自己養成慢慢思考、慢慢檢討的這個習慣。」

## 一流的色彩魔術師

吳炫三說：「廖繼春先生的繪畫語言主要是色彩，他很少用造型解釋，或刻意去分析他畫面的內容。他是一位純感性的畫家。他的畫中可以看到色彩的集中與消失。雖然是小小的一塊畫布，卻包含了一個大千世界。」

針對他的創作特質，已故畫家席德進也曾表示：「他的畫常以風景或靜物做題材，實際上他並未面對一片真實的風景或靜物死板地去描繪，他只是在畫布上調配色塊，像畫抽象畫一樣。」

其實，廖繼春的繪畫過程，歷經印象派、野獸派、抽象、抽象表現主義等，但他始終守住對色彩的體會與發揮，進而建立個人的繪畫風格，他曾說：「我利用簡潔強烈的色彩，以對比和強調來賦予更多的色感，同時在線條的構成中注意到造形的趣味。不是寫某一段時間內的印象，而是把希望表現的色感表現出來。」

廖繼春一路走來，人生有如倒吃甘蔗般的甜美。平易近人、寬柔溫厚、淡泊名利、謙虛認真、與世無爭、世界級的色彩



畫家…全都是別人加諸於他的讚美之詞，他的表現與成就，  
堪稱是台灣畫壇的一代師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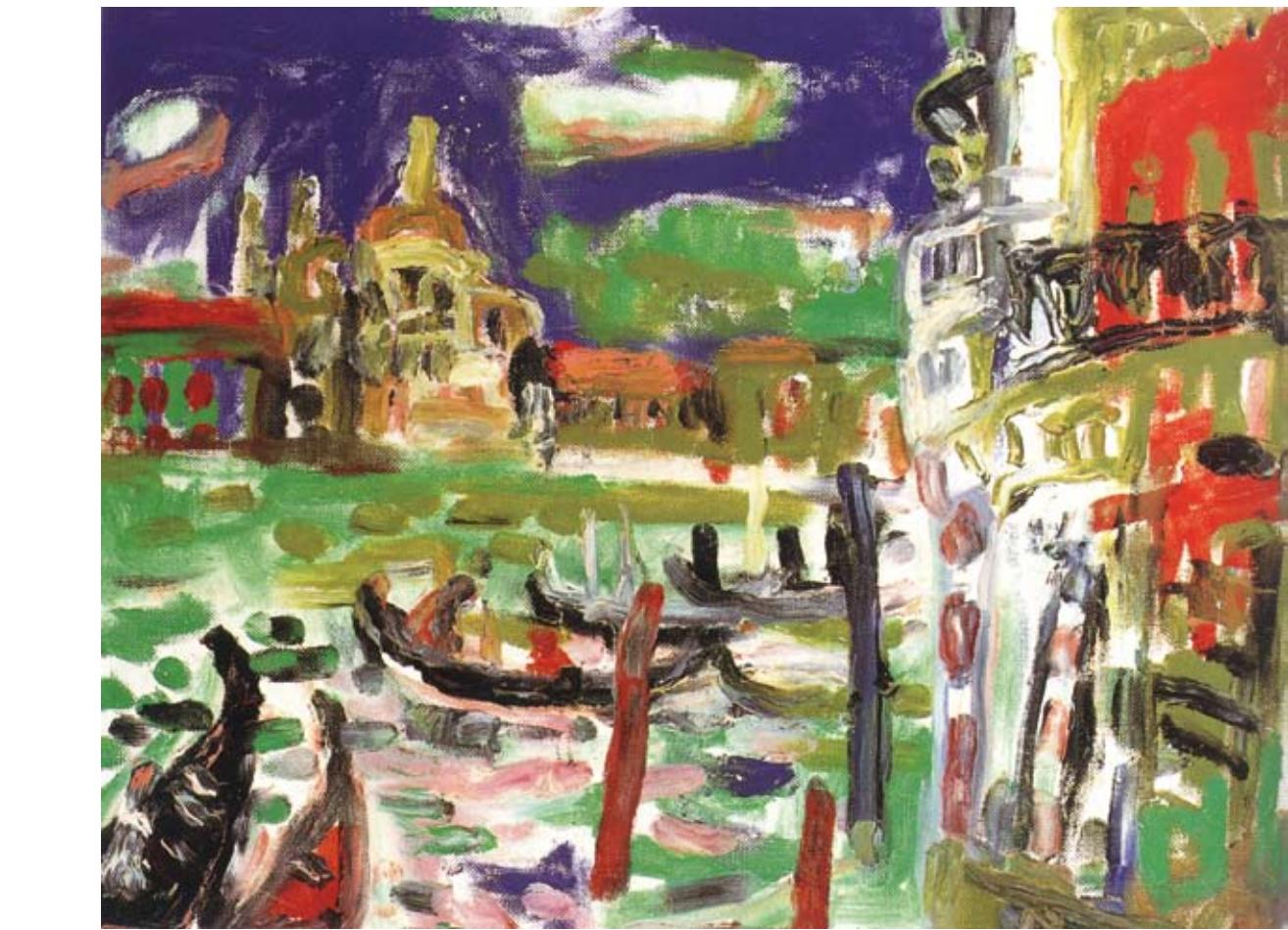
#### 小書房

雷驥（1973）：廖繼春訪問記。雄獅美術，29，64-73。台北市：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吳炫三（1981）：我的老師廖繼春先生。廖繼春畫集，211-212。台北市：國泰美術館。

林惺嶽（1981）：跨越時代鴻溝的彩虹。廖繼春畫集，219-231。台北市：國泰美術館。

台北市立美術館編輯（1997）：懷思廖繼春 — 廖繼春逝世二十週年紀念座談會。廖繼春作品析論，143-176。台北市：台北市立美術館。



威尼斯 1962-1968 油畫 32×41cm ©廖繼文提供